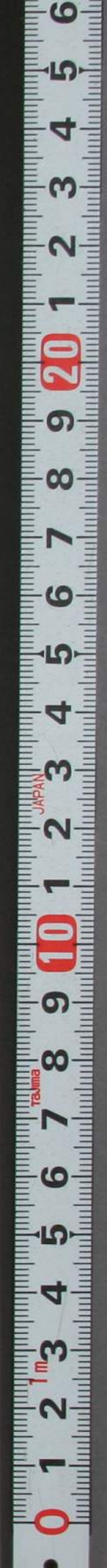


ル 5  
2537  
10





5  
2537  
20-10

下舊聞卷十九

● 郊垆一

蒯城內西北隅有蒯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 水經注

陳子昂蒯丘覽古詩亭可西歲北征出自蒯門歷觀燕之舊都乃憶昔樂生鄒子群賢之游於斯為盛因登蒯樓作詩以志之 陳正字集

又登蒯丘樓送賈兵曹詩東山同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負平生願感涕下沾襟暮登蒯樓上永望燕山岑遼海方漫漫塵沙飛且深峨眉杳如夢仙子曷由尋擊劍起歎息白日忽西沉聞君洛陽使因子寄南音同上





揭侯斯登薊丘作閒登薊丘望西北削諸峰轉覺天  
地肅因悲霜露濃雲閒何處笛日落滿城鐘自笑栖  
遲者惟堪學老農 秋宜集

今都城德勝門外有土城關相傳是古薊門遺址亦曰  
薊丘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蒼翳蒼  
翠京師八景有薊門烟樹卽此 長安客話

出德勝門八里爲土城元之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也  
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叅議王復爲右通  
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于上城卽  
此地也 昌平山水記

陝字薊門飛雨詩黑雲如鴉漲川谷雷踴電躍風折  
木半天萬點捲海來森森映牕如銀竹鳳城 蘇軾

歌樓珠簾半捲西山秋誰知羈客家萬里一醉在擁  
寒衾愁 觀光集

姚廣孝薊門詩雲樹依依接遠丘時看飛雨灑征裘  
不知銅馬坊何在惟見桑乾水自流 逃虛子集

楊榮薊門烟樹詩薊門春雨散浮埃烟樹冥濛霽欲  
開十里清陰連紫陌半空翠影接金臺東風葉暗留  
鶯語落日林深看鳥廻記得清明攜酒處碧桃花底  
共徘徊 楊文敏公集

金幼孜薊門烟樹詩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  
氤氳過橋酒幔依稀見附郭人家遠近分翠雨落花  
行處有綠陰啼鳥坐來聞玉京盡日多佳氣縹緲還  
看映五雲 金文靖公集



李東陽薊門作薊丘城外訪遺蹤樹色烟光遠更重  
飛雨過時青未了落花殘處綠還濃路迷南郭將三  
里望斷西林有數峯坐久不知遲日暮隔溪僧寺午  
時鐘

懷麓堂集

吳寬長至出土城作馬上衝寒出北門豁然平曠識  
乾坤地連周圉民猶小天作燕山勢獨尊看月未忘  
黃土寺披烟仍見白浮村百官令節長來此籩豆如  
流習駿奔

匏翁家藏集

程敏政謁陵懋土城瑞光寺作日下土城根夷猶古  
寺門木聲牆外急人影樹中繁燕薊諸關擁金元一  
塚存故人期不至馬上共誰論

篁墩集

吳寬大勝寺作高樹叢生積水清亂蟬齊噪夕陽明

青苔滿地留人迹黃土何年繫寺名便與詩家謀共  
隱不從衲子話無生繩牀久坐涼陰下縛木爲橋喜  
更平

匏翁家藏集

程敏政與李賓之遊海雲寺詩偶過都城北來遊古  
礪濱微風清細暑小雨泚輕塵忽起殊鄉念聊閒薄  
宦身何時重載酒同作看花人

篁墩集

延祐四年詔作林園于大都健德門外以爲太保曲出  
且曰令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受詔閱月而成南瞻  
宮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峯巒翠嶺前包平原卻依絕  
巖山迴水滌誠畿甸之勝境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  
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孟頫請名其堂曰賢樂孟子所  
謂賢者而後樂此也亭曰燕喜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



脫脫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于健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元史本傳

按今之土城關即元大都城故址元時所稱健德門外乃今之土城關北也

鷹房在德勝門外中鄉五城坊巷衛衛集

雷思霈北郊鷹房詩遼城金壘古鷹房羊角風沙接  
大荒野窟舊無狐兔蹟小池今有芰荷香黃鵬獨語  
遮深柳粉蝶叢飛戀短墻千古幽州還禹甸卜年開  
統憶先皇列朝詩集

景泰元年七月築德勝門北雙線舖實錄  
按元史百官志至元十八年置雙線局提領

副使各一員當在此地

土城關北十二里為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  
此又東會于沙河入于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禿  
堅帖木兒以兵回闕駐于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  
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畀之其兵乃退即此  
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上奉皇  
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橐鞬騎導皇太后輦至清河橋  
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呼萬  
歲昌平山水記

清河源自昌平縣西南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  
明一統志

廣濟橋跨清河在府北三十里同上



五軍營卽團營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勝兩關外之中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始更于此南面建閣武門閤武門起至北土城止長一千七百四十二步設將臺一座前設旗臺二座石榜牌一座鼓棚二座石旗架二座演武廳一座春明夢餘錄  
神樞營卽舊五軍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德勝關外之西舊神機營在新立神機營之西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將五軍營更團營以神機營更舊五軍營而舊神機營竟廢同上  
天順八年三月會昌侯孫繼宗兵部尙書馬昂議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原選馬步官軍十一萬九百餘選足十二萬分十二營上然之遂立奮武耀武練武顯武

敢勇果勇鼓勇效勇立威律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名以內臣十一員監鑄英宗實錄

成化三年四月設十二營坐營官以平江伯陳銳等爲之憲宗實錄

成化十年八月英國公張懋上言五軍營舊教場在德勝門外初以狹不容衆而三千營兵少教場廣因而易之復立十二營又以大教場移與團營而五軍營暫就錦衣衛教場愈狹不能容今觀三千營兵終少宜就錦衣衛教場仍以舊教場還五軍營爲宜允之同上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此外有日大營日圍子手日幼官舍人營日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



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十營  
內有坐營管操正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二千  
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  
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  
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  
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卽此別有坐  
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  
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  
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  
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  
坐營把總官統之每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  
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

在京各衛并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兩直隸衛所共  
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  
畧也 藏園雜記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大軍中尉  
主北軍而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  
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  
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  
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  
將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  
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蓋高皇帝神武久處行間洞  
悉戎機當櫜弓輯矢之時而所爲善藏利器強幹固本  
孰長筴一而馭萬宇者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



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  
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  
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軍番土練  
閱于京師營各用勲臣二人爲提督自是因而不改承  
平旣久兵政廢弛迨己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  
愍公始淑議于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爲十營還其老  
弱謂之老家卽于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  
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領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某  
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爲頭撥蓋三大營至團營一變  
已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  
置當是時團營比十有二行之旣久操練寢怠兵多闕  
茸乃立東西官號廳曰聽征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

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爲神樞總督勲臣協理  
以少司馬等壓以臺省而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左右  
前後叅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爲副將者  
一叅將者二遊擊將軍者六自嘉靖至于今微有增損  
而制故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叅遊佐坐營號頭中軍  
千把總見爲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爲軍者十二萬爲  
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  
備兵蓋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云  
大都國初制兵患其聚而難制故主于分旣分之後患  
其散而無紀故主于合而談者或以爲兵利分不利合  
無紀之患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爲巨浸溢  
爲洪流則且有潰決衝齧不可捍禦之患䟽之別之以



殺其勢則汨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蓋高皇帝之慮遠矣夫收太阿之  
權役青指之勢其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考 李文節公

明興兵制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為三大營三大營又  
變而為團營團營敝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  
由盛衰之故大槩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  
雷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  
左腋右腋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  
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  
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旂寶纛等物  
下三千獮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槍火箭之法立

神機營為三大營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  
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春秋番練如三大營  
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  
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至不能受甲此  
已已之變所由興也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  
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  
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  
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陳八陳分而為六十四陳  
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  
舉廢振弱為強斯亦有足觀者天順初年務及景泰之  
所為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  
為十二營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



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餘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餘者歲久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拮据于主帥上下相蒙歲月無事命益脆弱與老家何異庚戌之役無能加一矢者都門晝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之畧諸臣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其弊又有甚于曩日者

蒼霞草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

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游販之徒守城出戰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統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已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凋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叅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



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群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  
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廳官名  
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贄理軍務文臣  
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  
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  
以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  
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燾令旗神機營司神槍  
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  
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于十二圍子手幼官殫忠  
等又俱有營附于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時營無不知  
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  
之條以賞罰勸懲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

統未尙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  
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一營立爲奮武等名以別其號總  
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至于老  
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  
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  
總兵叅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團營又爲  
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于今日則兩官廳之兵  
又未必精營日紛而愈弱軍日選而愈敝官多則占役  
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于  
隱蔽因條爲興革六事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  
臣旣而仇鸞復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  
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



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按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業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忠肅公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于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卽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尙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

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某營士卒啓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于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于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印歸于朝其意深矣嘉靖庚戌寇窺京師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



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  
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嘉靖二十  
年添設兵部尙書一員專督二十九年改設侍郎一員  
協理萬曆九年裁革十一年復設或尙書或侍郎或都  
御史任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叅將二人叅將四人遊  
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  
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  
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  
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  
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  
專于一人練軍不專于一人行軍不專于一人皆有意  
焉在苒至今益以衰敝徒靡太倉之粟不聞敵愾之風

既不能戰復不可守一日有警吾不知所以爲計也槎  
菴小乘

三大營者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領之者總督提督協  
理外有四衛營以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  
官軍充之爲天子禁旅以御馬監掌印大監爲提督後  
曹化淳領之改名勇衛營以黃得功周遇吉爲將練爲  
戰兵又有巡捕營專司捕盜以五府帶俸都督爲提督  
後添設內臣一員名內提督及王之俊爲之亦練爲戰  
兵改名練捕營襄城伯李國楨請選京衛幼官應襲舍  
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總計京營兵不下數十萬而  
可用者獨勇衛營而已崇禎遺錄

嘉靖九年五月作方丘于北郊國朝典彙



方澤壇在安定門外之北繚以垣墻爲制二成一成面  
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輓用六八  
陰數黃色琉璃青白石色礪四出陛各八級周圍水渠  
一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濶六尺內墻  
方墻二十七尺高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  
爲瘞位瘞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爲燈臺南門外爲皇  
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外櫺  
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爲神庫神厨宰牲亭祭器庫北門  
外西北爲齋宮又建四天門西門外爲鑿駕庫遣官房  
南爲陪祀官房又外爲壇門又外爲泰折街牌坊護壇  
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春明夢餘錄  
皇地祇正位北向太祖配西向東一壇中岳東岳南岳

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之神西向西一壇中  
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之神東向東二  
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之神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  
河大漢之神東向嘉靖祀典

方丘皇地祇神位板及配位神牌俱丹漆金字同上  
南郊配位藏于泰神殿北郊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  
請出祭畢仍奉入西垣筆記

劉士驥北郊紀事元郊展禮報元功五夜神光滿碧  
空靈鼓飛聲天籟裏黃琮呈采月明中漸看玉珮千  
官集共祝金穰四海豐聖主精誠先俎豆遙看黻冕  
坐齋宮蟋蟀軒草

出安定門外循古壕而東五里有滿井井面五尺無收



有榦榦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帝京景物畧

滿井徑五尺餘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鑿石欄以

東之水常浮起散漫四溢井旁蒼藤豐草掩映小亭都

人詫為奇勝長安客話

林堯俞滿井詩寒泉凝碧甃一酌冷人心素縷無妨

短銀牀半欲沉畦渟魚藻入林影鳥巢深偶值堤邊

叟悠然似漢陰溪堂藁

景泰元年七月築東直門外望京村墩臺實錄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南北使臣宿

息餞飲之所宋王魯上契丹事日出燕京北門至望京

館即此春明夢餘錄 華光寺在東直門外之北靈惠寺在東直門外之南五

城坊巷衢街集

靈惠寺有勅建碑順天府志

東直門外五里為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

建帝京景物畧

兵部主事金鉉墓在東直門外六里屯大典新志

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

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述異記

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太平

御覽

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

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

楚歸燕說文



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史記

秦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於所居壁間予問燕昭延  
郭隗遂築黃金臺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  
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  
于其上因以為名閱之信然道山清話

黃金臺在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金臺集

金臺有三在易水東南者曰大金臺在大興縣東南曰  
西金臺又曰小金臺即燕昭王築宮師事郭隗置千金  
于上以延天下士者金人慕其名亦築此臺在舊城內  
游者往往極目于斜陽之中徘徊留想戴司成集

黃金臺有二故燕昭王所築者在定興今都城亦有一

是後人所築長安客話

都城黃金臺出朝陽門循壕而南至東南角巋然一土  
阜是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弔古之士登斯臺者輒低  
徊瞻顧有千秋之想同上

唐人多用黃金臺以燕昭郭隗得名然史記止云為隗  
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所謂臺也白氏六帖有燕昭王  
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其事蓋唐人  
相承用之按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  
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後漢孔  
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則臺之名已  
久但無所謂黃金之說鮑昭放歌行豈伊白壁賜將起  
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



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此唐人承用所自來也臺本于昭王而王隱以為太子丹又異水經注固安縣有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則王隱之言亦自有據

樣菴小乘

黃金臺在府東南十六里又有小金臺相去一里按燕昭王於易水東南築金臺延天下士後人慕其好賢之名倣築于此

輿地名勝志

按隋上谷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酈道元注水經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

垂則金臺在易州明矣京師故迹傳是後人所築然自六朝至今垂之載記形之歌詠所當並存不廢夫燕之臺匪一京城東之金臺安知非寧臺展臺之舊也

張式黃金臺賦燕昭王以齊魏黷武楚趙專征地僻援寡城孤勢輕體未遑於安席心每寄於懸旌外矜嚴以示懼中慷慨而不平欲羅天下之彥摠海內之英爰築臺于國以尊隗為名知夫喬林之木可選他山之石可轉將在物之非珍講求賢之不顯苟白駒之可繫信黃金之可賤且設而為已則以奢設以為人則為善岌然既就赫矣斯存象徘徊于前殿色晃朗於朝曦人所貴惟金我以為土時以士為賤我以



爲尊誠列辟之未制掩前經之所論昔銅雀創于鄴  
都陽臺起于荆國聳高麗之殊觀儻珍奇而盡飭徒  
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徒愴淫  
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  
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於茂  
樹魚自躍于深淵臣亦效誠于大國人遠誰仕于弱  
燕所謂興亡必繫于賢哲勝負寧由于衆寡庶斯焉  
而取斯誠大者而遠者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  
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騁驥然則賢爲強  
國之噐臺實招賢之餌空悲霸業之雄不覩濫觴之  
自異乎哉歷萬古而共觀信諸侯之一致後之士寧  
無郭隗之才後之君但守燕昭之位是以千乘雖貴

一士雖微必禮之而後爲用必求之而後能歸不可  
誘之以利不可劫之以威因酌古之遺意惜臺平而  
事非 文苑英華

獨孤綬黃金臺賦戰國之分裂寰區境削兵抑者不  
惟燕乎昭王乃昇身以勤德懷霸業之遠圖伊取士  
之或異及成功而莫殊抗珍臺而臨碣石廓賢路而  
走幽都表之以高居尊之以厚禮曷云成土木之弊  
適以備股肱之體于是雲竦山峭穹崇窳窳架塊圮  
以上馳飭金寶以內照泛易水之浮景蔭尾星之垂  
耀是爲層構臨而時傑臻亦猶甘餌懸而巨鱗釣展  
禮於此感之在彼降其尊以奉其卑豐于物而薄于  
已臨燕薊之衆目傾齊趙之奇士士之得可霸其將



四海有焉士之失且亡豈直千金而已然則作爲臺  
館實耗財力始若勦人終能肥國宋歌澤門以歸怨  
燕尊郭隗而耀德苟順動而若斯尙何求而匪克義  
漬道光聲馳風揚群材並用墜業乃昌屈于一人以  
士則開霸而圖王侈于一臺以鈞國則兼大而稱  
強誠異虜其臣而必斃瓊其室而是亡且惟臺則沒  
矣代如何其綿邈千載蒼茫一時孰爲來者曾莫嗣  
之國是以興鑿黃金之豈恡賢如可得下白屋而寧  
辭故九九之術不棄齊桓以成功善善之道克廣燕  
昭以垂風用能首五霸冠七雄抑未有爲國而失士  
可據盛烈于無窮同上

韓徹黃金臺賦伊君有燕國臨朔邊當昭王旁求致

理遇郭隗自舉推賢乃曰人思爾得禮由我先既築  
高臺所損者寧辭百鎰斯爲下士效死者何啻三千  
苟柱石之來助冀土宇之獲全原夫累土足階披砂  
何損勢迢迢而迥出價洋洋而彌遠寧同戲馬興誘  
利以立基有異思仙得富強而爲本爾乃經營是設  
積思方成歛危旣差於九仞委棄自多于一簣潛思  
潤屋之謀實不足貴遠得利國之術賢豈能輕所以  
士因臺而取重臺因金而播名振一時之德美傳萬  
古而風清是則厥狀足徵斯義可考孤峻上符于臣  
節崔嵬下瞰於王道將昭千乘繼文侯忠良爲心未  
敢一言得季布誠信所蹈南金置而非重北方倚而  
自強來側陋以畢至歷磴道而可常乍激天風還如



擲地之響斜臨都邑更同懸市之光想夫典刑有準  
聲教可則若周室之稱靈似殷鼎而在德穹崇可仰  
權謀實自于一夫綱紀更張威刑遂加于四國豈比  
夫銅雀美于魏日章華侈于秦時顧凌雲之小者何  
積瑤而方之今與燕非匹惟唐接踵康衢絕叩角之  
詠仄席無築臺之寵顧斯賦之至微安敢爲重同上  
楊維楨黃金臺辭懷美人兮天一方日燕然兮故邦  
耿寒照兮析木黯雲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  
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球載椽兮厥土燦  
剛上于瀕洞兮下鎮鴻厖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  
黃金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  
今日聘士之遑遑嗟甘棠之子孫兮故崎嶇於蠻貊

鍾噲之之遺禍兮受強齊之控扼嗜若虺虎兮威若  
雷霆寒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  
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其奮兮庶國耻其可  
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于仁人市  
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如其奮趾劇不召而自至兮鄒  
聞風而亦起毅委質以駿奔兮爭來輕于千里蓋一  
誠之感激兮固非誘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  
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于臨淄兮迫窮  
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鼎返于磨室灑九京  
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  
瑤之臺以侈亡雲夢盪乎游盤兮姑蘇鳩乎內荒戲  
馬鄙於剗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



神明與栢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列垂棘兮錯落  
玄圃國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  
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  
嗚呼噫嘻望碣石兮山蹇蹇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  
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蹉高臺  
之風兮不可磨 麗則遺音

陳子昂薊丘覽古詩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  
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陳正

字集

又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  
悠悠忽愴然而涕下 同上

李白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

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李翰林集

柳宗元詠史詩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嗷嗷事強  
怨三歲有奇勳悠哉關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  
異嘉穀坐煇焚致令委金石誰顧蠶蠕群風波歛潛  
構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

顧晏子亦垂文 柳先生集

聶夷中燕臺詩燕臺累黃金上欲招儒雅貴得賢士  
來史進於隗者自然樂毅徒趨風走天下何必馳鳳  
書旁求向林野 又燕臺高百尺燕滅臺亦平一種是  
亡國猶得禮賢名何似章華畔空餘禾黍生 文苑英



唐無名氏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乘風來秦  
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  
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  
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 玉堂嘉話  
郝經賢臺行高臺突兀燕山碧黃金泥多土猶濕  
日曛隴赤羽旗燕王北面親前席費盡黃金臺始成  
一朝拜隗人盡驚誰知平地幾層土中有全齊七十  
城禮賢復仇燕始霸遂與諸侯雄並駕七百年來不  
用兵一戰轟然駭天下二城未下昭王俎火牛突出  
騎劫誅臺上黃金少顏色惠王空讀樂毅書古來燕  
趙多奇士用舍中間定興廢還聞趙括代廉頗敗國  
亡家等兒戲燕子城南知幾年臺平樹老漫荒煙莫

言騏驎能千里祇重黃金不重賢

陵川集

劉因詩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  
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  
士重輕德輝照千仞鳳鳥纔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  
鷓鴣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  
自此成黃金與山並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  
有餘清 劉靜修集

陳孚詩巍坡十二青雲梯老樹偃伏猶穹圭長裾已  
翳星辰去殘陽空挂盧溝西召南六百年宗社一日  
黃金重天下精纏寶氣夜不收又見殘陽明朝野 觀  
光集

貢師泰詩昭王鏡志移青社築土懸金奉賢者四方



劍珮集強燕千里風塵馳駿馬郭君自舉先群豪樂  
生獨步超凡曹酬恩一雪霸國耻建功並倚雲天高  
君臣意氣千年少落日荒涼沒秋草黃金價貴滿長  
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玩齋集

岑羲黃金臺詩雕牆峻宇無不亡薊城築宮國乃昌  
屈身延士禮優異四方英俊如雲翔郭生馬喻真良  
策亟拜樂卿爲上客兵行旬日入臨淄秦楚諸君咸  
辟易夙心已雪先王耻七十齊城祇餘二君王先去  
主帥逃嘆息後人非繼志巍臺悲慘朔風號不知騎  
劫何時招

楞惺山人詩集

葛灘祿廼賢京城雜言千金築高臺遠致天下士郭  
生去千載聞者尚興起我亦慷慨人投筆棄田里平

生十萬言抱之獻天子九關虎豹嚴撫卷發長喙

臺集

又黃金臺懷古詩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  
足惜一士固難求滄海誰青眼空山盡白頭還憐易  
河水今古只東流

同上

楊維禎金臺篇高臺起朔方金色照天光上有七十  
二鳳凰金鼎玉食高頡頏王不居志獨苦拜師禮重  
心愈下群賢起南西東國耻一洒黃金空十年燕雌  
今日雄君不見姑蘇何用黃金屋蹙鹿穿花豕銜芣  
鐵崖樂府

林環金臺夕照詩高臺曾此置黃金人去臺空碧草  
深落日未窮千里望青山遙映半城陰雁將秋色來



平野鴉帶寒光過遠林昭代賢才登用盡不須懷古  
動長吟 綱齋集

薛瑄黃金臺詩千年燕社已消沉尚有荒臺僅數尋  
壤埒只今生翠蘚頽垣無復貯黃金山銜落日留殘  
照樹擁孤雲帶夕陰駿馬無聲衰草合冷風涼月暮  
虫吟 敬軒集

桑悅招賢里詩公卿薦士久不作此地舊有招賢名  
誰知燕臺一坏土可直全齊七十城魏闕遙遙楚天  
碧滿眼白雲流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秋空月冷黃  
金泣 思元集

薛蕙昭王臺詩燕昭無故國薊野有荒臺寂寞黃金  
氣淒涼滄海限腐儒終報主亂世始憐才回首征塗

上年年此地來 西原集

王詭登燕昭故臺勝望詩宣武門東春日昏登臨病  
眼尚乾坤廢臺荒草王孫賦流水空山蜀帝魂萬里  
風雲還北極千年戰伐此中原浮名今古堪垂泪底  
事絃歌有故園 彭衙集

蔡經燕臺詩燕王本意築金臺祇謂能收濟世才何  
事荆軻終遠去 三 樂毅不歸來平沙古嶂河山在  
落日鳴琴草木哀三輔雲晴瞻北極九重宮闕自天  
開 牛洲集

林燭金臺詩黃金銷盡獨空臺雲水蒼蒼紫翠堆鴉  
噪夕陽歸畫堞碑連暮靄翳蒼苔平河水落盧溝遠  
古峽人從鳥道回聖代祇今多稷契紛紛誰數樂生



長林存稿

方問孝金臺懷古詩幽燕大道寒風急幽燕遊子悲  
行役一片傷心愁白楊况復蕭條尋舊迹誰家古臺  
高入天行人猶道燕王賢郭生一去餘蔓草但有蒼  
蒼野燒飛寒烟可憐賓客俱灰燼西河之水東流迅  
歲久曾無異代金臺荒不見當時駿燕王昔日何雄  
哉令人走馬燕宮來謾言海內無奇骨何人更築黃  
金臺往事今已滅悲歌壯懷裂龍劍空橫易水波貂  
裘不耐燕山雪山河寥落陳迹空月明還與燕時同  
英雄恍惚不復見唯聞嘹嘹天際哀征鴻蒼耳齋集  
永樂十六年九月設北京壩上義河北高忻石橋南石  
渠黃土北草場七倉隸順天府成祖實錄

宣德元年六月設順天府壩上南北二倉專掌馬房草料宣宗實錄

正統九年八月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府以貯操備馬料英宗實錄

元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蒲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上人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功和其詩春明夢餘錄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全節所建同上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閑閑宗師全節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



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  
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以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  
暮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  
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  
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  
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

和之

輟耕錄

至元初姚長者仲實於城東艾村得沃壤千五百餘畝  
構堂樹亭繚以榆柳環以流泉藥闢蔬畦區分井列日  
引朋儕觴詠其間優游四十餘年泊然無所干于世

樓集

弘治十七年二月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延壽塔并殿宇

廊廡墻垣命內閣撰勅令司禮監太監李榮內官監太  
監李興提督監造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之事無益于  
世有損于民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所以治  
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相望僧道成群齋  
醮不時賞賚無算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近年以  
來災異迭見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  
民其功何在乃造為延壽之名上惑聖聽嘗聞堯舜之  
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塔寺不知誰與延之况塔  
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  
活百萬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一大功德哉伏望陛下收  
回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勅書免令臣等撰擬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孝宗實錄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劄元真觀于朝陽門外大學士  
李秉陽為製碑文國朝典彙

出朝陽關沿河往南有天妃宮五城坊巷衢衢集

天妃林姓閩王時統軍兵馬使願之女能乘席渡海雲  
游島嶼人呼曰龍女宋雍熙四年昇化湄洲父老相率

祠之名其墩曰聖墩閩書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時閩都巡檢林願之第六  
女生于晉天福八年以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昇化  
厥後嘗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宣和癸卯給事中  
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遇風人舟俱溺獨路舟神降于檣  
無恙使還奏于朝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海寇入  
江神駕風一掃而遜加封昭應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

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封助順顯衛

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東西洋

考

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  
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  
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  
致祭于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元史祭祀志  
洪武初復有護海運舟之功五年封孝順純正濟感  
應聖妃閩書

丘濬天妃廟碑京師舊有天妃廟在都城之巽隅大  
通橋之西景泰辛未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為  
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



乃募材鳩工拓大而一新之祠神之宮茲其稱矣臺會稿

東嶽廟翬自前元。規制宏麗累朝歲時勅修編廟戶守之長安客話

朝陽門外有東嶽廟其塑象劉鑿手製墀中豐碑三通其一為張天師神道碑趙文敏孟頫書其一為仁聖宮碑虞文靖集隸書其一為昭德殿碑趙世延書燕都遊覽志

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祐中建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正統中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或為妃治膳奉匱有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日疾者入洗帝妃前懸一金

錢道士贊入者投錢中則得子人盤所攜錢以出三月

二十八日言是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結彩為亭閣帝京景物畧

導帝出遊觀者塞路取醉松林乃歸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祀道錄傳其藝非

一而獨長于塑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

尤妙搏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輟耕錄

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于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游將無斬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



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像旣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像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初正奉欲造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闕秘書圖書見唐魏徵像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儀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

長壽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畧不可優劣又上都三皇廟像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亦正奉之所造也

道園學古錄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鑿塑說者疑鑿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鑿則鑿別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正奉塑像虞文靖特爲作記元史方技傳云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下云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而劉同人紀帝景物遂目爲藝元足資噴飯

析津日記

唐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唐會

宋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



聖天齊王五年詔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文獻通考  
元至元二十八年春加上東岳為天齊大生仁聖帝元  
史祭祀志

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五代會要

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親幸泰山三郎廟加封炳靈公文獻通考

虞集東嶽仁聖宮碑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  
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  
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  
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鳩工而留孫歿後  
年今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大發紫朝賜金  
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以祀

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  
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  
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  
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  
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  
于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  
媿寺之容天曆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  
公主于全寧還及闕門皇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祝  
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  
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  
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  
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



維五成在天子有巖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會不  
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神祇若天子  
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陛  
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  
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  
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  
載酒帝藉于耜以先農人所我穡事我觀我稼視邇  
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被柔柔被于沃饒相被  
元鳥亦集其餘濺濺流水駕言來被受弓載調思皇  
朱芾出其闔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天在予祐我  
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燹弗驚災癘  
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洽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道園學古錄

趙世延昭德殿碑古者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稽之  
虞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  
后歷羣岳如岱禮至冬乃畢秦漢以來時巡之禮或  
講或輟鮮紹乎古矣禮五岳視三公至唐始封以王  
爵司馬承禎又請旁立真君祠宋因加帝號岱曰仁  
聖自是祠徧郡國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歲遣使賫  
香帛詣祠致祭至元辛卯加封大生於以祈純嘏以  
永皇圖邕百嘉以厚民生也國初城大都規模宏遠  
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  
大宗師張開府留孫於延佑末買地城東擬建東嶽  
廟事既聞仁宗命政府比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



爲之儻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報効也土益嘉  
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撓方得涓吉鳩工而開府  
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  
勞費於至治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癸亥春成四子  
殿成東西廡諸神之像各如其序而後殿則未遑也  
泰定乙丑徽文懿福貞壽大長公主東歸過祠有禱  
捐緡錢若干緡竟其所未竟者天曆改元皇上入墓  
正緒主來朝適後殿落成事徹宸聽賜名昭德命大  
司徒臣蕪山奉宣玉音諭臣世延文諸貞珉用昭攸  
久臣惟五氣流行木位東方四時順布春居歲首仁  
者木之德生者春之用然則天地發育萬物之功皆  
本於東方故羣岳祀止方域而岱宗祠徧海宇雖與

禮經稍殊然推原所以致人心嚮往之深者其在茲  
乎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泰山蓋魯之望也今主  
食邑於魯則諸侯得祭其山川在境內者以邦君之  
母有事於望祀宜乎神之聽之異於季氏之旅矣况  
際聖天子膺天景命百靈莫不受職其於默佑顯相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宜何如哉是宜爲銘銘曰  
兩儀肇分元氣流行方岳奠位於赫厥靈巖巖岱宗  
惟魯之望時巡首途秩祀攸尚帝出乎震春育無窮  
仁聖大生代有褒崇相我國家熙洽民物昭明在上  
有禱弗弗貞壽之東歷祠捐金五襮未歸靈宇靖深  
帝曰休徵維天允裴惻愍全受若合符軌含齒戴髮  
罔不懽心天子萬年式詔來今日雨日暘母愆母忒



有年屢書報祀無斁

吳澄大都東嶽仁聖宮碑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為衆山之宗岱又諸嶽之宗也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而古今祠祭禮各不同嶽者地祇也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拓跋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於桑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若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五嶽之禮視三公蓋天者帝也地者后也諸神諸祇皆帝后之臣也天之日月地之嶽瀆臣之最貴者三公為臣之極品故祭之禮與公齊等祭之秩次如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亦爵也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祇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

致隆嶽祠猶以王爵為未崇極於是尊嶽祇而號之曰帝意在乎尊之而已禮之不可有不暇計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所以起大賢之慨也既廟之又爵之既爵之又像之地祇而肖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或改也我世祖皇帝平一海內制作之事未遑尚仍前代之舊東嶽舊號天齊仁聖復加新號曰大生郡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大都新築規模宏遠祖社朝市廟學官署無一不備獨東嶽廟未建元教太宗師張開府留孫職掌禱祠晨夕親密欽承上意買地城東擬建東嶽廟事既徹聞仁宗命政府庀役開府辭曰臣願以私錢為之倘費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効報也上益加賞遂勅有司護持毋得阻



日下舊聞  
三  
撓方將涓吉鳩工而開府遽厭世嗣宗師吳特進全節深念師志未畢竭心經營不惜勞費於壬戌春成大殿成大門於癸亥春成四子殿成東廡西廡神像各如其序魯國大長公主捐資構後寢勅賜廟額曰仁聖宮特進以書來請記予觀先開府之報上恩今特進之繼師志忠敬出于誠其美可書也而余因及古今祠祭循習之由以俟議禮者之討論方今襲累朝積德之餘際百年典禮之會明聖在上仁賢布列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懿蓋華魏唐金宋之駁其于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廡縣于其方嶽而不偏祠于郡縣夫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之嘆乘大平之基新一代之典昭示萬世之法程斯其時矣何幸吾身親見之哉

吳文正公集

正統十二年八月京師重建東嶽廟成

英宗實錄

英宗御製碑略天下之嶽有五而泰山居其東民之所欲莫大于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曰岱宗以其生萬物爲德爲五岳之尊也廟而祀神于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乃詔有司治故地于朝陽門外規以爲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岳以奉東岳泰山之神後名育德俾作神寢其前爲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者八十有一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左右特起如殿者四以居其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又前爲門者二傍各有祠以享其翊廟之神有館以舍其



奉神之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爲屋總若干楹蓋始于正統十二年五月落成于八月歲時致以香幣冀神運生生之機于無窮亦願民所欲之一也同上張居正勅修東嶽廟碑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相傳唐時已有而國朝正統中蓋恢崇之讀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頽圯聖母慈聖皇太后捐膏沐資若干皇上亦出帑儲若干工始于萬曆乙亥八月周歲而落成太岳集李廷機勅修東嶽廟碑都城朝陽門外東嶽廟正統中勅建英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萬曆壬辰更于寢殿左右作配殿繚以樓疏前樹棹楔賜額曰弘仁錫福

經始于二月落成于某月李文節公集

都中多不斷聖教序本閩人王衍相摹刻一通于嶽廟頗欲亂真惟領袖也之也字回筆不從上出客燕雜記

東嶽廟南數百武卽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長安客話都人所謂黑松林也

孫茂芝三月晦日遊東郊松林蝶戀花詞落盡棠梨春已暮芳草多情纔過濛鬆雨柳絮顛狂飛不住秋千正在濃陰處廟口神絃初罷舞畫扇輕衫隨意城東步笑逐鉤車歸去路酒香一行青松樹燕都遊覽志

東嶽廟東五里許唐太宗東征高麗嘗屯兵于此虛設圍倉以疑敵人俗因呼其地曰謊糧臺長安客話



南北通泐寺有勅建碑順天府志

朝日壇在朝陽門外繚以垣墻嘉靖九年建西向為制  
一成以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  
寸壇南用紅琉璃階九級俱白石靈星門西門外為繚  
爐瘞池西南為具服殿東北為神庫神厨宰牲亭燈庫  
鐘樓北為遣官房外為天門二座北天門外為禮神坊  
西天門外迤南為陪祀齋宿房五十四間護壇地一百  
畝春明夢餘錄

嘉靖九年禮臣率欽天監正夏祚等會看得朝陽門外  
二里迤北錦衣衛指揮蕭漢地東西濶八十一丈南北  
進深八十一丈堪建朝日壇從之嘉靖祀典

春分祭大明于朝日壇間歲親祀以甲丙戊庚壬年行

事之神位版金地朱書其祝

宣德九年九月以齊化門外木廠曠地置花園草場

後軍都督府宣宗實錄

月河梵院僧道深別院也池亭幽雅甲於都邑春明夢

餘錄

月河寺有三亭歲久皆圯聚景亭更破蓋在阜土高出  
林杪風雨莫為障也破亭下有石琴美具錄

程敏政月河梵院記月河梵院在朝陽關南首菴園

之西苑後為一粟軒曾西墅道士所題軒前峙以巨

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屏北為聚星亭四面皆闌

檻亭東石盆高三尺夏以沉李浮瓜者亭前後皆石

少西為石橋橋西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草舍一



楹曰希古東聚石爲假山峯四曰雲根曰蒼雪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爲石池接竹引泉水涓涓自峰頂下池南入小牖爲槐屋屋南小亭中度鸚鵡石重二百斤色淨綠石之似王者凡亭屋臺池悉編竹爲藩詰屈相通自一粟軒折而南東爲老圃圃之門曰曦先其北藏花之窖窖東春意亭四周皆榆柳穿小徑以行東有板橋橋東爲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少北爲獨木橋折而西爲善雪亭亭下爲擊壤處有小石浮屠循坡隨東上爲灰堆山山有聚景亭望宮闕歷歷可指亭東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結松爲亭踰松亭爲觀瀾處遠望月河水自城北透迤而來觸斷岸潺潺有聲別爲短墻以障風雨曰

考槃樹路旋而北門曰野芳少南爲蝸居東爲北山晚翠樓苑僧道深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圓融顯密宗師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自稱蒼雪山人篁墩文集

李傑徐源陳琦吳寬趙寬周庚六月望日月河寺聯句勝游不易得李交朋豈前期夏雨適初霽徐晨光良以熙浩然發遐想陳决矣來無疑久負社中約吳徒勞林下思幸從長者後趙肯爲明時遺聯鑣出南郭周載酒臨東菑天空遊氣淨李礪曲流泉漸鳴蟬翼自振徐浴鷺群相隨長沙披斷岸陳茂樹綠清池盤礴衣未解吳起坐杯深持登高豁望眼趙披爽挾吟髭遙岑青作供周芳郊碧含滋右顧城闕壯李下



瞰川原界。曩盧恣譔飲。徐臧獲欣狂嬉。聚景此亭古。

陳歷塊我馬。遲悠悠晚日下。吳漠漠涼風吹。仄行避

叢棘。趙窮入披荒茨。樾蔭爽修谷。周苔花蝕殘研。人

喧鳥聲寂。李樹偃不丈支。細路渺微白。徐暮雲堆重

黛。宴席苦留戀。陳旋途載謀咨。盤中雜野蕨。吳鉢內

分園葵。賞心惜短景。趙撫迹傷多岐。追歡匪難再。周

折簡若毋辭。李美具集。

蕭奎徐源李傑陳璠周庚趙寬吳寬七月一日重游

月河寺聯句新秋雨初霽。蕭涼颺入林細。徐散坐紛

簪裾。李清吟繞簷砌。陳人如竹林賢。周飲比河朔例

趙與衆樂兩忘。吳懈予志相契。蕭高雲冠遙岑。徐爽

氣掃炎壘。李樹杪出驚蟬。陳潭心響遊鱖。周萬籟俄

寂寥。趙重城豈迢迢。吳平原縱遐瞻。蕭古剎輝頽詣

徐解帶懸橫枝。李尋幽履荒薺。陳紀遊得舊題。周詠

物嘉古製。趙吹竹憐老伶。吳跳丸嘆浮世。蕭群芳翳

鬱週。徐遠翠稜層翳。李晚色恐歸人。陳田苗喜昨隸

周聯鑣溪路長。趙餘韻吾當贅。吳同上。

長慶寺隆壽寺俱有勅建碑在朝陽門外。順天府志

至正二十七年六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

皆剝。元史順帝紀

日下舊聞卷十九終



日下舊聞卷十九補遺

郊坰一

正德十二年正月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迎駕于德勝門外上戎服騎赤馬佩劔而來羣臣叩首道左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楊毛紀奉金花稱賀上飲畢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閣漫錄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使詫燕臺然史紀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為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為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



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  
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揚眉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俊  
賢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  
有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  
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白也又按唐文粹有  
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  
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  
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  
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  
壁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  
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  
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勿也東南十八里昭王置

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世多以爲昭王而王隱  
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注云國安縣有黃金臺者  
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  
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  
也齊東野

陳子昂詩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  
起黃金臺陳正字集

楊巨源題范陽金臺驛詩六國惟求客千金遂築臺  
若令逢聖代憔悴郭生回前唐人絕句

皇甫松登郭隗臺詩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  
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唐文粹

胡曾黃金臺詩北乘羸馬到燕然此地何人復禮賢



欲問昭王無處所黃金臺上草連天 詠史詩

江遵燕臺詩禮士招賢萬古名高臺依舊對燕城如

今寂寞無人上 春去秋來草自青 詠史詩

高啟送人還燕詩江南草長蝴蝶飛白馬新自燕山

歸燕山歸不堪說易水寒風薊門雪一杯勸君歌莫

哀歸時應過黃金臺君不見荒臺秋來土花紫霸圖

已歇昭王死千載無人延國士 集

張泰金臺懷古詩燕昭昔好士高築黃金臺卑身事

郭隗賢路從茲開豈不得幸衍樂毅乃雄才感激東

破齊呼吸成風雷信義傾諸侯其如惠王猜奔趙失

神駿委師任驚駘兵顏火牛下宿恥除復來荒哉築

臺意長使後 哀 明音類選

祝顛題金臺驛詩西風匹馬上金臺燕趙山河實壯

哉萬里有誰收駿骨千秋無復見奇才孤城落日鴉

空噪絕漠浮雲雁自來懷古思今吟不盡一樽聊向

驛亭開 同上

天妃宋徽宗宣和間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見妃

朱衣坐桅上舟藉以安歸聞于朝賜祠額名順濟高宗

朝封崇福靈惠昭應夫人孝宗朝以助勦温台寇封靈

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光宗朝以救旱封靈惠妃寧宗

朝以救潦加封助順又以淮甸退敵屢加顯衛護國助

順嘉應英烈妃理宗朝以濟興泉饑加封協正又封靈

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尋以錢塘隄成加封善慶既又以

顯靈焚寇進顯濟妃元世祖封護國明著天妃進顯佑



成宗加封輔聖芑民仁宗加封廣濟文宗加封靈感助  
順福惠徽烈賜額靈慈皆以漕運危險立見顯應故也  
明太祖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成祖封護國庇民  
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莊烈帝封天仙聖母青靈普  
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靜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使琉球

趙志臯勅修東嶽廟記畧都城朝陽門外里許有東  
嶽廟正統中勅建英宗皇帝御製碑在焉越百餘年  
而我皇上以聖母慈聖皇太后旨拓而新之惟時萬  
曆丙子迄今壬辰又十七年矣皇上寤寐靈嶽敬祀  
益虔復出帑儲命司禮監太監張誠選委內臣陳朝  
用繕葺藻飾更于寢殿左右作配殿繚以樓疏前樹

掉楔賜額曰弘仁錫福經始于二月二十六日落成  
于次年三月十一日上命立石廟庭詔臣志臯爲之  
記六虛堂藁

元東嶽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  
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  
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  
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  
少塵沙絕勝羊傳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當時同游  
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邏祿易之詩最憶  
奎章虞闕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  
題之羅帕詞云畫堂紅袖倚晴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  
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官燭香羅初剪



朝衫御溝水泮水按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  
憑誰寄金宇泥。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柯敬  
仲購得之裝潢。作軸張仲舉為賦。模魚子詞紀其事云。  
記蘭臺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畫。嚴城月色依然好。無  
復綺羅游冶。歡意謝向客。裏相逢。還有思陶寫。金尊翠  
筍。把錦字新聲。紅牙小拍。分付倦司馬。繁華夢。喚起燕  
嬌鶯。姁肯教孤負元夜。楚芳玉潤吳蘭。嬌一曲。夕陽西  
下。沉醉罷。君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  
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兩  
公之詞皆極溫麗。足為玉堂嘉話也。詞苑叢譚  
春秋後語燕昭王曰。安得賢士以報齊讐。郭隗曰。王能  
築臺于碣石山前。尊隗為師。天下賢士必自至也。王如

其言作臺以金玉崇之號黃金臺。述異記臺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上谷圖經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其說不同。  
草堂詩箋

司馬光燕臺歌萬古蒼三盛衰燕臺賢客姓名誰  
君看碣石崑中草寧似墮王擁篲時傳家集

陸深出土坡詩粼粼原隰遠遲遲麗景晴始欣出塵  
想遂暢同物情天桃出積垣曲澗繁舊京民俗遠漸  
樸山照去猶明天關古對邊塵今自清撫時感雨  
露綠禮報生成因公遂攸往倡言紀茲行嚴山集

馬世奇扈從東郊朝日詩羲馭輝黃道鑿輿肅紫宸  
嚮離先視夜出震怡當春蒼壁王宮近元端帝座親  
朝光開萬景雲起欲扶輪澹寧居詩集



王暉望黃金臺歌君不見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有  
二年燕人歎血繆一見下逮戰國尤茫然惟南聲教  
耻不與苦羨齊魯多英賢黃金不惜築此臺當時何  
限郭隗材政緣市駿售其骨雲烟轉盼龍媒來古稱  
得士國無小甘棠世業如天開悲風蕭蕭易水暮往  
事不復令人哀昭王之名傳不世黃金高臺安在哉

秋澗集

日下舊聞卷二十

郊坰二

出東便門有大通橋水從玉河中出波流演迤帆檣往  
來可達通州二三園亭依澗臨水小舫從几案前過林  
間桔槔相續大類山莊

燕都游覽志

至元二十八年郭公守敬上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  
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  
水門入城環漚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  
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牒皆至通州凡爲牒七距牒里  
許上重置斗門五爲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  
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  
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公又欲於澄清



牒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立牒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不就而罷元名臣事畧

高源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牒七橋十二人蒙其利元史本傳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于都城之滙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與鑿刻日使畢太師淇陽忠武王率其屬着役者服操畚鍤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名通惠河上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成不亟也元名臣事畧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甕山諸泉水世祖至元二十八

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牒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曰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寨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牒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元史河渠志

延祐六年十月浚通惠河元史仁宗紀

天曆二年八月發諸衛軍浚通惠河元史文宗紀



歐陽原功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  
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  
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今數  
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  
賓佐共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元文其事于石以貽  
後世元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  
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  
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于至元之辛卯  
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爲慮甚周爲制  
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  
泉潄爲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積水潭又東並  
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  
又潄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  
是爲通惠河置牒二十有四跨諸牒之上通京師內  
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牒以制蓄洩橋以惠  
往來乃卽選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  
專治其事牒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  
械之命牒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牒  
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  
千諸牒皆石一切工役取其牒戶不擾而集國計之  
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牒戶抑  
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  
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  
侵軼牒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



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滯有關國計  
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遡漳  
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  
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  
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  
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  
制守堤吏與牒戶晝夜分番邏視不瞻則借兵士於  
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牒戶之復丞相有功于  
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元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  
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  
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  
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

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  
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  
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  
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  
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  
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  
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  
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  
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  
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  
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濟  
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



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爲我國家用東  
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  
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  
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  
可悉數二河沂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  
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遶出南詔之後  
歷交趾閩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  
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  
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  
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  
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士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  
益蓋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

也歟元職在大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  
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  
師戰金入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  
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敷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  
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  
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  
蹟者都水埜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  
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十馬兒吉顏  
經歷山山知事和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  
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  
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廼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  
其流東濬白浮遵彼西山卽是天羊流畢昂間西挹



紫官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  
我漕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  
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  
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王昔命  
牒戶習鍛習礪鍵木膠壘各程其藝制水有牒通道  
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牒戶俾役驛廩是求  
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牒戶內復每歲鳩工羣匠  
來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不  
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精五官嗇神和爲股肱水利  
實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君量之蠶大野汪洋  
淵渟安靜整暇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  
樊垣有方斯定有革斯寬燮調雍容歲溢旱乾重華

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相曰  
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俾  
咎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歌作者  
太史太史作詞載以龜趺 圭齋集

成化七年冬十月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浚  
通惠河舊道事宜先是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奏每歲  
漕運自張家灣舍舟陸運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  
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于此河般運大  
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于此河積水船運  
又有議欲于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  
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直  
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



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  
運士得省脚費矣事下工部尚書王復同太傅會昌侯  
孫繼宗吏部尚書姚夔等議謂通惠河道閘座若得開  
通誠有益于國計但地形水勢高下并令用軍夫物料  
俱難約度請命戶工二部堂上官各一員會漕運參將  
袁佑率識達水利官匠前往相度上以命鼎毅遂同參  
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三里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元史并各  
開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云開河原有舊閘三  
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  
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  
須用從官收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

西逆流經過祖宗山陵恐于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  
過白香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其城南三里河至張  
家灣運河口表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年間因修  
城濠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于陽橋東南低窪處  
開正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漕口三里至  
八里莊台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蘆舍貫臺流自十  
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  
三尺淺處一尺余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  
此河行船河身窄狹淤淺必用開濬人家房垣墳墓必  
須拆毀且以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于五丈  
之寬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脉易乾澆水更少糧船  
剝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剝削低者缺



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等湍俱要剗閘倘水淺少  
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  
西直至西湖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  
于大祀壇邊一路剗鑿溝渠亦恐有礙况其源又止出  
彭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大抵此河  
天旱則淤壅淺澀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  
功決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  
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  
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  
于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滙于西湖見今大半流出  
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止引至玉泉諸  
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

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于正陽門東城壕將泄  
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  
水小則閉閘蓄水短運剗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  
行大舟况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  
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座  
剗船日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大船亦可通行止  
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須加修濬較之三里河  
工程甚省况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交便  
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  
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  
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之貢獻皆得直抵  
都城下足以壯京師萬年太平氣象矣疏入命下于所



司憲宗貞錄

十二年八月浚通惠河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津  
河口六十里興卒七千人費城磚二十萬石灰一百五十  
十萬瓦闢板椿木四萬餘麻鐵桐油炭各數萬計浚泉  
三增開四凡十月而畢漕舟稍通都人聚觀定河之源  
在元時引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俱有故難  
引獨引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  
衝僅數十艘而已舟無停泊處河多沙水易淤不踰二  
載而淺澀如舊舟不復通同上  
白浮泉今入泃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玉龍  
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梁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  
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

津慶豐地形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開創慶豐  
河身立見矣病逸漫記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  
眼玉泉遶出甕山後匯為七里泊亭入都城西水門貫  
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府環遠宮殿南出玉河橋  
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通州高麗  
莊凡一百六十餘里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鑿  
開此河每十里一閘蓄水通舟以濟漕運賜名通惠國  
初開與官夫多有存者而河幾湮塞成化十二年始命  
平江伯陳鏡疏通之漕舟會至大通橋下後射利之徒  
妄假黑膏之說事竟阻壞正德二年復疏之功不就水  
部備考



嘉靖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郭守敬  
創建已有明效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  
在因而成之爲力甚易而勢家罔利從中撓之或倡風  
水之說或欲絕漕民之利皆不足信夫漢唐宋漕皆從  
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請以臣  
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濬運糧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  
利而計不測之虞于計便上命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  
郎何詔以仲董其事軌等上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  
高可六尺若大興工濬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船  
可直達京城諸閘可以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  
爲今之計惟應修濬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  
上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閘閘中不便轉運從溫泥河濱

舊小河廢堰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請修築之令通普  
濟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關轉般之難上命卽以來春  
興丁十一月禮部尚書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  
改修三里河世宗實錄

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山泉南會一畝馬眼二泉  
繞出甕山復滙七里灤卽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  
貫積水潭卽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  
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  
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  
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洩引之入白河以  
濟漕運故置牓以時啟閉初非爲行舟設也成化十二  
年平江伯陳瑄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戶部



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耕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爲之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

桂文襄公奏議

上以桂萼疏示大學士楊一清張聰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開行轉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聰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開壩具存臣聞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濬壅山灤以畜西山諸水引神山泉以爲下流之歸紆廻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

濬治此一勞而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鏡建議開修北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眚之異惑于訛言遂止識者恨之今欲開修北河因仍舊道誠易易耳况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通州積糧庶京師无實永無意外之患矣上深然聰言至七年十二月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有奇省脚價銀十一萬三千三百餘兩常扣除入戶部吳仲以運軍罷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一二年後并減歲運加耗以寬窮民庶軍民兩受其惠戶部覆請報可

世宗實錄

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



觀之大學士張璉等聯句以聞上喜給光祿饌又分御膳賜焉京景物畧

張璉楊一清同翟鑾侍駕汎通惠河聯句落日秋風好放舟已過三閘順安流璉恩沾賜宴流瓊液老愧忘機問白鷗一清遠餉由來歸水國上游從此重神州鑾觀風不是舳盤樂莫訝今年兩度游璉張文

忠公集

通惠河工完吳仲出知處州府事進通惠河志被旨送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刊行水部備考

徐階夏日游通惠河詩頗憶三江遠乘流意若何水深秋氣入樹密雨聲多熟果當尊落驚禽拂棹過柳陰催繫纜歌枕聽漁歌世經堂集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西城隍改名會川海子隍改名澄清文明隍仍用舊名魏村隍改名惠和籍東隍改名慶豐郊亭隍改名平津通州隍改名通流河門隍改名廣利楊尹隍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隍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元史河渠志  
宋襲都水監改修豐石隍記隍於字為閉城門具或曰以板有所蔽近代水工用之以時畜洩水行船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可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麗莊之壩為里二百



視地形創牒附崖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牒浸腐宰相請以石易爲萬世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準有司以次第舉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之役都水少監王溫臣率其屬分督程作日役士卒及土木金石之工千有五百五十輪木萬章鐵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一百甓甃灰藁他物無筭築基縱長百有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爲衡廣高二丈間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掣粵六月十有五日告成繩渠中度完好緻密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宗瀨狀是役之爲日久近牒之高深長廣幾何糜費物如千創始改作之緒庀工之

勤成功之利之美求識以文予復之曰世祖開物成務羣策畢舉仁廟克承先烈措注宏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奉行惟謹事理之著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牒之始命名爲何人與創始之歲果豐與歉或示微意於後世歟惜莫可得而知也牒非侈靡游觀之所國計民庸仰以給者猶必待歲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斯果作於豐年則是役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用章章矣因其役并原其名是爲記

石集

永樂五年五月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閘每閘合設船二十艘從之六年四月設北京通州惠河慶豐平津澄清通流普濟六閘每閘置官一員十年五月浚



北京通流等四開河道共一萬七百三十丈成祖實錄  
正統三年五月造大通橋開成行在工部請撥丁夫監  
守且以隸附近慶豐開官從之英宗實錄

慶豐開在都城東王家莊至大通橋八里至元二十九  
年建有上下二木閘名籍東至順元年易以石改名慶  
豐嘉靖七年併二閘為一水部備考

慶豐開主事一員管通州以上開務設自成化間三年  
更代至嘉靖七年通州置郎中遂裁此員而其事併之  
郎中矣同上

平津上開西至慶豐開十五里平津下開西距上開七  
里俱至元二十九年建舊係木牌名郊亭延祐後易以  
石改名平津同上

宣德七年正月重建大興縣平津開宣宗實錄

正統四年十月修大興縣平津開十三年三月修大興  
縣平津大中小三開英宗實錄

宣德六年五月修宛平縣澄清開宣宗實錄

初永樂開欲通漕舟直至京城自文明門至通州置六  
開俱設官吏徵取江西湖廣河南民二千三百餘人為  
開夫其後漕舟竟不能至而開夫逃亡過半宣德十年  
吏部侍郎趙新言開夫逃避所司逮捕累及無辜事下  
工部覆奏止將在役者存留其老疾者放還逃亡者勿  
追文明惠河二開既展入城中宜罷官吏從之實錄

雙清亭都水張經歷幕府名燕石集

宋襲雙清亭春日獨坐作帝城何處不紅塵小海危



亭獨可人等。箬舟航浮上。脰笙歌池館。接西津。恩波浴鷺連洲。暖宮樹啼鶯隔岸。春不用鞭笞了官事。笑談容得幕中賓。同上

壩河亦名阜通。七壩深溝。壩九處。王村壩二處。鄭村壩一處。西陽壩三處。郭村壩三處。千斯壩一處。元史河渠志

羅璧除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元史本傳

至元五年八月。勅京師瀕河立十倉。元史世祖紀

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北倉。萬斯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既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穰倉。廣

濟倉。廣衍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衍倉。和因倉。順濟倉。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元史百官志

虞集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備。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其億。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于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役于倉。而食祿于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



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概系于司漕者  
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于史  
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  
子■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  
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  
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卑隸不得輒至倉所  
其負米于壩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  
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  
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  
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于供  
應，而卑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于者紛然，終日則  
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

矣。今運使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刻  
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  
扎撒公斷以定見，聖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  
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善，且以垂其法  
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  
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  
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  
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  
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于漏卮諸  
公之政，乃得禁卑隸之侵漁，此謂所■者小而所益  
者大者也。爲政者，前鑒此而慎之乎？扎撒公，蒙古人  
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



事積官中大夫除降祥總管府同知程公

人今

白通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京道肅政廉訪使劉公

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道園學

大通橋東有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

高冢相錯傳是金章宗時故址

長安客話

鹿園金章宗故園也今日藍靛廠

帝京景物畧

距鹿園未一里為三忠祠祀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工

文信公

長安客話

三忠廟在城東都人周珍買地以建者

魏翁家藏集

祠後有濯纓亭亭即河之畔

帝京景物畧

李夢陽三忠祠詩憶昔漢孔明龍也答三顧志決竟

星隕嘔血為軍務鄂國與信國屹屹兩砥柱殺身不

救國冤憤水東注往事勒鐘鼎新廟傍官路慘慘冠

劍並凜凜生魂聚懷歎各不申翩然向烟霧我來肅

展謁繫馬門前樹香臺野蕨生羅幔秋蟲蛙烈士為

吞聲清風激頑懦

空同集

何景明題三忠祠詩二忠祠在帝城東檜柏陰陰沙

院風朝暮衣冠頻下馬春秋香火一開宮中原涕淚

江山遠異代精靈廟宇同漢業崩摧如宋業古今南

北恨無窮

大復山人集

廣惠寺有勅建碑

順天府志

程敏政勅賜廣惠寺記崇文關之東十里而近日深

溝實都城孔道凡中外官僚之出入與計偕之士輪

貢之吏兵民之漕輜商旅之走集往來之所必經顧



其地卑下霖暑不時則泥淖轉甚行者苦之道傍古刹曰觀音菴莫知所從起天順初有釋宗喜來葺茅居之浚井以濟人渴節縮所有具畚鍤以崇其基二十年矣司禮太監黃公司設太監覃公過焉壯其志而憫其成之艱也乃各捐金拓其地鳩工庀材而遣人董其役中爲大雄殿八楹後爲大士殿八楹左右爲伽藍祖師之堂十有六楹前爲天王殿鐘鼓樓各四楹輔以長廊繚以大墉爲山門三爲石梁二凡位像之設經幢之飾香燈之供法所宜有者咸備罔缺不踰時而得偉觀于荒墟灌莽之間于是覃公具其事以聞憲宗皇帝賜名廣惠寺俾宗喜爲住持又以釋弘義爲僧錄司右覺義兼任持實成化丁酉春二

月八日也黃公名賜延平人終于西京守備覃公名文廣右人今掌御藥房兼惜薪司仍督上林苑及南海子宗喜嘗居西山有戒行得附書篁墩文集

皇甫冲廣惠寺留別子約詩歲晏苦徂征倏焉青春暮矯志希鴻圖陳書乃多誤悵念南山扉聊以反吾故煩君具尊酒送我卽長路惻愴江上萍徒倚庭中樹攬物悲別離華髮忽已素願託采芝行或與至人遇華陽集

弘治十四年五月內官監太監李典請建僧寺一所于大興縣東臯村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錡住持仍乞賜寺額護勅又以寺西有官路不便乞以其私地易路泉首着官地得旨陞定錡爲右講經兼本寺住持賜寺額曰



隆禧禮科都給事中竄舉劾之謂陛下即位以來未聞  
修建寺院亦未聞輕賜寺額濫升僧官今與乃特恩陳  
請作備建寺罪一自知私創非宜奏乞寺額又請護勅  
使天下後世譏議陛下罪二與猶恐朝廷不信以祝延  
聖壽爲辭夫內官修建寺觀不過自爲身後香火之供  
其於聖壽何預詞屬欺誑罪三且無故乞陞僧官致姦  
僧得志有濫恩典罪四又首藉之地乃祖宗用以牧馬  
之所今以其私便輒欲易之恐自今貴戚之臣但其莊  
所接壤官地皆援此例兌易變亂成法罪五伏望斷自  
宸衷毀所建寺罷寺額護勅不許兌易首藉地仍禡定  
錡職治以死以爲姦僧交通內臣壞法者戒奏入命所  
司看詳以聞禮部覆奏請如舉言上置勿論既而戶部

又奏首藉地宜改正還官從之 孝宗實錄

明興濟伯楊善墓在府東南一十五里 明一統志

明巡撫都御史朱之馮墓在廣渠門外 順天府志

蒯徹墓在廣渠門外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  
燕都游覽志

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  
范陽人高祖曰徹死辯士以卒葬此未審孰  
是

韋公寺在左安門二里武宗朝內侍韋霏建費竭不能  
竟詔水衡佐焉賜額弘善寺寺東行一折有堂堂三折  
有亭亭後假山亭前深溪溪里許蘆荻滿其中寺南觀  
音閣蘋婆一株高五六丈寺內西府海棠二株左右列



寺後有柰子樹花時人多負几案攜酒看飲樹下暮則就宿于寺帝京景物畧

韋公莊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游屐所奏隔里

許有柰子古樹婆娑數畝春時花開望之如雪三夏葉

特繁密列坐其下烈日不到公安袁宏道嘗謂戒壇老

松顯靈宮栢城南柰子可稱卉木中三絕云長安客話

韋中貴別業四圍多水荻花蘆葉寒鴈秋風令人作江

鄉之想燕都游覽志

王世貞集韋氏水亭詩偶成春服始披侶問幽蹤芳

草近寒食空林聞午鐘驚波雙鳥出迷路一僧逢欲

竟名園賞停杯感慨重弁州山人稿

顧起元韋園詩青郊開曉霽一騎訪招提日汎花光

濕烟搖柳色低仙雲游碧殿宮月晃金題咫尺春明

外桃源路已迷嬾真草堂集

區大相游城南韋氏園詩暄風蕩嘉卉膏露沐時芳

休假出南園衆友與我行方塘溜清渠珍木秀通莊

谷禽逸樹鳴水族近人翔素柰呈雪姿綺棠綉霞粧

俯仰茂對育羈累為之忘嘉彼中園有坐嘆此流光

取快直時物歡樂寧詎央寤言幽澗側彼子獨褰裳

海言集

陶望齡夏日過韋園作清池不濡軌時有幽鷺浴臨

流微風來端坐意已足歇菴集

永平館在府南一十里一名碣石館遼朝士宴集之所

明一統志



南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 王沂公上契

駙馬都尉鞏永固墓在永定門外 大興新志

永定門外五里胡家村產促織善鬪勝他產 帝京景物

畧

崇寧觀在府南一十里 明一統志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為下馬飛放泊內有按鷹臺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南海子 同上  
元制冬春之交天子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謂之飛放 元史兵志

下馬飛放泊在大興縣正南廣四十頃北城店飛放泊

黃埃店飛放泊 廣三十頃混一方輿勝覽

至順元年七月調諸衛卒築柳林海子堤堰三年七月

調軍士修柳林海子橋道 元史文宗紀

明宣德三年十一月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等撥軍修治

南海子周垣橋道七年八月修南海子紅橋等闢 宣宗

實錄

正統七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門外橋八年六月修南海子紅橋十月朔上諭都察院曰南海子先朝所治以時游觀以節勞佚中有樹藝國用資焉往時禁例甚嚴比來守者多擅耕種其中至私鬻所有復縱人芻牧其即榜諭之違者罪無赦十年正月修南海子北門外紅橋十二年六月修南海子北門大紅橋天順二年二月修



南海子行殿大紅橋一小橋七十五 英宗實錄

正德十二年正月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禮畢車駕遂

幸南海子 武宗實錄

南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關四門繚以崇墉  
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戶千餘守視  
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 可齋

筆記

南苑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  
元之舊也 朝關四門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  
承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 大政記

城南二十里有圃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殿殿  
傍瞭鷹臺臺臨三海子築七十二橋以渡元之舊也海

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集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  
亦數尺竟日乃散去土人目為螞蟻墳西墻有沙岡委

蛇歲歲增長高且三四丈土人曰沙龍 帝京景物畧

陳沂駕幸南海子詩春旂出太液夜騎入長揚赤羽

驚風落雕弓抱月張橫驅視沙塞縱發擬河湟未寢

開邊議誰為諫獵章 柳虛集

薛蕙駕幸南海子詩詔幸芙蓉苑傳言羽獵行三驅

陪上將四校出神兵列戟圍熊館分弓射虎城風雲

日暮起偏遠漢皇營 西原集

王廷陳駕幸南海子詩南郊初禮帝上苑復誇胡虎

兕先聲伏車從翼輦趨網羅張一面部曲用三驅侍

從羣臣在應知諫獵無 夢澤集



歐大任出郊至南海子詩萬樹周埜起夕烟漢家宮  
園帶三川誇胡幾幸長楊館講武曾驅下杜田敕使  
日調沙苑馬詔書春散水衡錢西游不數諸侯事尚  
憶詞臣扈從年 歐虞部集

采育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爲上林苑改名蕃育署  
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 春明  
夢餘錄

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所謂外光祿也統于上林苑  
署卽皇莊不隸京府乃勝國時沙漠地天梁二年移山  
東西民填之有恒產無恒賦但以三畜爲賦計營五十  
八舊有鵝鴨城 耳譚

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一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

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時止設文官後增設內臣九  
員至弘治間漸增至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  
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節年通計誅求  
至銀三十五萬餘兩渴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  
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 世宗實錄

義犬菴在蕃育署萬曆中菴中犬搏隣雞隣以詬主僧  
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他日復犯宗住縛置將以就  
屠犬撐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  
作窰高不踰尺置犬其中犬自是蟠跼窰中不出食避  
輦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  
化去爲誦涅槃經送之始化菴以此得名 耳譚

采育東南二十里有阜高一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



歲秋社燕辭巢日必各將其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一  
二日然後分翔而去帝京景物畧

匏瓜亭在府南一十里元趙叅謀別墅明一統志

劉因詩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  
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哉無用器伊誰窮混沌太朴  
分爲二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  
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  
滿洙泗後來鼎鑪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隨  
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  
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  
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  
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

猶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吾累非不欲無言恐與  
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  
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  
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子尚有爲自以  
無用置我才尚無用自以有爲覩物性雖有殊我心  
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  
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

易川植靜修集

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唐時有萬福寺寺廢而橋存天  
啟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宜花居人以種花爲  
業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橋去豐臺  
十里中多亭館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叅謀之匏瓜亭



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然莫詳其處矣帝京景物畧

草橋眾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為利十里居民皆蒔花為業有蓮池香聞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然諸花悉備獨不能養蘭惟萬明寺有蘭數本燕都游覽志

燕地苦寒江南羣芳不可易得即有攜種至者僅可置盆盎中為几席玩其有進御者皆為火迫而發日月朝夕之艷無經歲計也長安可游記

馬之駿秋日草橋作白屋村村度青帘面面迎野溪殘雨入側樹早陰生梨棗過橋色雞豚近市聲未論丘與壑出郭已多情馬仲良詩集

百泉溪在府西南一十里麗澤關平地有泉十餘穴匯

而成溪東南流入柳村河明一統志

百泉地卑泥濘四時不乾一僧誓填之功未就旋壞已數年矣燕石集

宋褰南城俚歌柳村南路百泉涌陷車躓馬沮洳深熒熒一僧力負土治道不成徒苦心同上

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魏氏土地記

晉成都王穎密使右司馬和演殺王浚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晉書

拜郊臺在府西南七里金大定間拜天於此明一統志



金因遼舊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塲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外金史禮志

釣魚臺在府西花園村臺下有泉涌出滙為池其水至冬不竭相傳金人王鬱隱此明一統志

王鬱飛伯少居釣臺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通薦于諸公自此去釣臺游四方後為兵所殺歸潛志

飛伯少日作樂府人多傳之後入京師金南京大為李欽叔所稱與之詩云詩句婉國風下者猶楚辭贈詩者甚多有云憶昔穎亭見飛伯恍若夢中逢李白又云紫

徑仙人今淵雲騎風御氣七尺身又云良金元有價白璧况無瑕又云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

與仙語復鬼語只有温李無他入飛伯用是頗自貴里

以布為囊采當世名卿詩投其中中州集

四郊有地名釣魚臺是金主游幸處問次齋集

嚴嵩詩金代遺踪寄草萊湖邊猶識釣魚臺沙鷗汀鷺尋常在曾見龍舟鳳舸來鈴山集

公龜詩花石遺墟入戰圖蒲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艮岳宮前變得見南兵入蔡無問次齋集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涌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為京師養花之勝元人園亭皆在于此春明夢餘錄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雙譜三十九品亦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而京師豐臺連畦接畛倚擔市者日萬餘莖



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豐臺之名不知所始詢之士人  
并無臺也新津日記

按金時郊臺在南城外豐宜門者金之南門  
也豐臺疑即拜郊臺因門曰豐宜故目為豐

臺云爾

燕角樓在府西南一十五里遼建今其地猶名燕角明一統志

按遼史燕角樓在東北隅不知何據稱在府  
西南一十五里未敢信也

陰鄉廢縣在府西南二十五里漢置陰鄉縣屬廣陽國  
後漢省其遺址俗謂之籠火城唐武德三年賈建德遣  
高士山羅藝于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

敗之未幾復敗建德軍于籠火城是也方輿紀要

太湖在府西南四十五里廣袤十數畝傍有泉湧出經  
冬不凍東流為洗馬溝明一統志

太湖在府治西四十里南流入洗馬溝與玉淵潭燕家  
泊諸水匯而為西湖名勝志

玉淵潭在府西一十里元郡人丁氏故池柳堤環抱景  
氣蕭爽沙禽水鳥多翔集其間為游賞佳麗之所元人  
游此賡和極一時之盛明一統志

王嘉謨玉淵潭詩玉淵潭上草萋萋百尺泉聲散遠  
溪垂柳滿城山氣暗桃花流水夕陽低薊丘集

洗馬溝在府西南四十五里相傳光武北巡洗馬於此  
故名名勝志



濕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  
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結西湖水經注

杭州上天竺觀音大士像晉天福中僧道翊見瑞光發  
澗得奇木刻之後漢乾祐年僧從勳自洛陽奉佛舍利  
安大士頂至宋建炎四年瓦木入臨安高宗遜于海元  
末聞知佛像所在遂與玉帛圖籍盡航而北僧智完率  
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此  
觀音寺也天順壬午土人權五修之成化丁酉僧德顯  
又修之因得石土中乃金大定十七年所刻載天會七  
年梁王徙像事甚悉今寺中所奉又非晉像矣寺有成  
化二十三年學士程敏政碑記帝京景物畧

程敏政重建觀音寺記都城西南五里許曰玉河鄉

池水村中有古刹曰觀音寺天順壬午歲鄉之人曰  
權五合里之善士延釋恩祥重作之為祝釐禳祭之  
地成佛殿六楹將以次及兩廊未就而祥逝越十年  
矣風駁雨削殿復傾圯迨成化丁酉歲而祥之徒德  
顯始繼其師之志盡出已資鳩工闢地佛殿之六楹  
者歸然中起左為伽藍堂右為祖師堂天王殿峙其  
前觀音殿倚其後外為山門殿左右為方丈鐘鼓有  
樓庖厨庫藏有所建子屋數十楹居其眾收民田二  
百餘畝贍其食棟宇翬煥像設莊嚴丹堊藻繪爭雄  
競爽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于某年某月落成之日  
遐邇畢集蔚乎粲然可與名山福地相長雄不徒甲  
于一鄉而已恒裕懼其蹟久而或泯命其弟善彬因



予所善求也。予因訪其廢興之故，蓋近得石刻于土中，謂金天會七年，梁王統軍至杭，上謁天竺禮觀音大士像，及大藏經異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完率其徒以從。斯寺之所由始也。石刻于大定十七年九月，考之史，梁王爲兀朮實以天會七年己酉入臨安，是時爲宋建炎四年，高宗遜于海，凡玉帛圖籍盡航之，經像實與之俱。至大定十七年丁酉，幾五十年矣。世宗賢主，自擬漢唐之盛，圖功臣于衍慶宮，兀朮預焉。撫時與事，有不勝其感者矣。予嘗至天竺，見所謂沉香大士像者，杭僧率指爲梁時物，以金石刻證之，則已北徙中矣。于兵燹久矣，而杭僧不知也。嗚呼！自宋之南，金元之人，幽冀之間，變亦極矣。高廟龍興天下，

始定于一，文皇繼之，而徙都焉。山川草木皆獲呈露，以被聖人之澤。况斯寺近在郊畿，得人焉，以起廢而爲祝釐禳禱之地，非甚幸歟？祥號瑞菴，仕爲僧錄，右覺義顯，號性天，仕爲右善世，裕方領祠部牒爲住持，與彬惓惓，思以文字昭其師，故予嘉其志而記之。如此，篁墩集

安禮砦在府西南，南宋太宗時，宋琪言安禮砦東瞰燕城，纜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也。方輿紀要

按南北監本宋史宋琪傳俱作安祖砦。

日下舊聞卷二十終



日下舊聞卷三十補遺

郊坰二

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有水泉七十二處元之飛放

泊也瞭鷹臺元之仁虞院也明置二十四園柳村集

洗馬溝卽銚期奮戟處寰宇記

蒲道源祭通惠河神文維神主司靈源不溢不竭安

其波濤利我舟楫何以報之牲酒肥潔神其鑒茲永

永無斃開居叢稿

崇禎己卯二月太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

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廣渠門

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

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闔虎營至



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干  
躍爲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  
百三萬二千餘工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  
侍郎吳姓視工以爲勞費無益且傷地脉抗疏止之春  
明夢餘錄

南海子本元之飛放泊元制大都八百里以內東至灤  
州南至河間西至中山北至宣德府捕屯有禁以天鷲  
鳴鵠仙鶴鴉鶻私賣者卽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有  
于禁地圍獵爲奴婢首出者斷奴婢爲良民收住兔鶻  
向就近官司送納喂以新羊肉無則殺鷄喂之自正月  
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不打插著之令甲其苛政如  
是亦異乎文囿之藹蕤雉兔者已鴻雪錄

幽州大悲閣觀音像遼遷之于木梨山幽州志天竺觀音  
像金遷之于玉河寺佛亦疲于津梁矣榆樞別錄

王惲玉淵潭讌集詩序都城西郊佛宮真館勝槩盤  
礴其間有潭曰玉淵蓋丁氏故池也柳堤環抱景氣  
蕭爽財賦總管王侯明之甲午秋置酒潭上邀翰林  
諸公爲一日之娛旣而雨不克成歡是月晦復等前  
盟簪烏旣集風日清美天光雲錦激灑尊席沙鷗容  
與于波間幽禽和鳴于林際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  
唱而侑觴也酒肴饜餼賓主樂胥雅會清吟烏可多  
得秋淵集

豐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囂遠土  
腴而氣淑郊丘帶平左橫岡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



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賈池旁架屋臺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爲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昆仲總管通甫判府君美也。同上

昆田 謹按今之豐臺疑卽遠風臺之遺趾

王暉寒食日韓氏南莊讌集詩重城鞍馬厭紅塵春草池塘發興新自擬嘯歌知道在不分賓主更情親青山似喜談時事白髮空慚滿領巾默數向來投轄飲不應驚坐獨陳遵。秋澗集

昆田 謹按韓氏南莊卽遠風臺

元大都園亭多在城之西南惟趙叅謀禹卿匏瓜亭在城東故曰東臯王秋澗詩云陽春門外望東臯是也禹卿種匏以製飲具當時曰趙匏瓜故秋澗詩又云

家匏瓜盡樽彝及禹卿既逝秋澗弔其墓復有匏瓜落之句其園中景自亭而外有幸齋東臯村耘軒遊觀臺清斯池流憩園歸雲臺秋澗亦各有詩載其集中一統志謂在城南十里蓋循元志之舊爾風庭掃葉錄

王恂題趙禹卿東臯林亭六首之三物我同大壤流年遠代更高臺方畏景喬木已秋聲然檢與哀理都忘悔吝情只須多釀酒時與故人傾築臺連野色架木繫匏瓜舍外開三徑壺中自一家愛吟歌白苧醺酒脫烏紗更喜南窻下秋風菊半華野迴門開早心閑起自慵林香芻社甕山暝倚吟筇半醉秋澗集佳客溪耕愛老農晚眠誰復覺秋澗集小月明春崇禎丙子帝以官中累朝所秋澗集卽像盡發僧寺戊寅詔



武清侯助軍餉百萬侯時家之邑落以甲第及海澱別業售承人不足扇珥珮帨之飾悉鬻諸市及悼靈王病萬帝臨視之王指九蓮菩薩示現空中數帝之罪言訖而薨帝大悔命建佛寺于草橋之北額曰九蓮慈陰寺時崇禎十五年也寺基舊屬嘉蔬署周圍地一頃有餘內官監太監王德化疏請歸寺徵租督工者中官于輸曜也入山門爲佛殿殿後建閣以奉九蓮菩薩中出繡佛旛徧挂于殿壁寺之西數十步即碧霞元君廟土人號爲中頂者是也

寄園寄所寄錄

零陵陳公純德以御史劾甲申之難楚人瘞之湖南會館側京山貧士秦嘉系湖蒙京師積館穀三十餘金買地下永定門外塋之立石表其墓

薊丘雜抄



